

# 在语言的边界跳舞

——残雪的新实验写作

□荒 林

酷爱哲学的残雪,走出了一条人迹罕至的文学探索之路:一方面探索人在困境中自我成长的精神空间,另一方面探索汉语自由表达这一成长过程的语言空间。前者使残雪的写作脱离了一般人物形象塑造的法则,人物不再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呈现性格特征,而是在反复的自我思辨、自我精神运动中确认存在感。残雪对人物塑造有着执着追求,她赋予人物成长性,让他们突破困境而非屈从于困境,因此残雪式的小说人物总是明亮、灿烂、充满希望。或许正是基于人物形象的这种生命力,残雪说自己每天都在用中国经验建构中国故事,而这正是中国人自我成长的故事。

残雪的小说语言,也打破了“小说需人人能懂”的基本规则。梦魇式的段落、诗句般的对话、话剧似的场景,取代了清晰可辨的情节和故事,对阅读构成了高难度挑战。但读者若曾读过鲁迅的《野草》,对残雪的小说语言便不会感到陌生。残雪在散文《不朽的〈野草〉》中写道:“我从十四岁起开始读鲁迅先生的《野草》,一直读到今天。回顾当年那种朦胧的激动,其中隐藏着很多不解之谜。”这段话有助于理解残雪是如何构建起一种“野草式”的小说语言的。她将向外寻找故事,转变为向内探寻灵魂的故事,这迫使笔下的人物纷纷投身自我成长,在遭遇外部压力与彼此关系的冲突时,各自展开自我拯救,由此形成了如交响乐般的小说语言结构。

残雪的短篇小说成名作《山上的小屋》,讲述了一个关于虚无却又真实展现精神蜕变的故事:一个人永远也清理不完自己的抽屉,她感受着家人的压迫与阴谋,怀疑父亲是狼,母亲和妹妹都是偷窥者。她不断被山上的小屋召唤,始终期待着离家出走;最终她来到山上,却没能看见那间小屋。她的自言自语,让读者感受到一种痛楚与悲壮。这是一个孤独的精神生活者,在她身上,能看到脱胎于鲁迅《野草》的痕迹。

与《山上的小屋》同年发表的《黄泥街》,在寻找被禁锢的内心往事时,其对语言本身的艺术描绘虽仍可见鲁迅的影响。可当黄泥街众多人物的灵魂登场,形成历史思辨与对话,残雪独特的语言实验便完成了自身的成长。此后,她的语言始终带有一种仪式感,能够放大人物的感觉、触觉、味觉、听觉,就像话剧中的台词,是一种不同于普通人日常对话的语言。读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语言艺术修养,才能走进残雪的小说,读懂其中的精神故事。

短篇小说《尘埃》以华美的语言盛宴,向读者展示了尘埃中开出花来的梦想生活:“我们是风中的尘埃……然而我,作为尘埃当中的一粒,却心怀着一个秘密:我知道我们当中的每一粒,都自认为自己是花。”张爱玲曾将爱情比作“尘埃中开出的花”,残雪却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凭借艺术想象力,塑造了一个如花儿般的大尘埃里的精神生命世界。“城市才是尘埃的居

所,我们从不离开这座城市。”尘埃是每一个你我他,同时也是尘埃自身,它们在风中观察人类,在暗处发现阳光,乘机翼去往另一个城市旅行,体验危在旦夕的存在,最终合唱出“我们是花”的歌谣。

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实验探索,残雪的小说语言自由奔放,感觉丰富,视角多元,抽象与具象并存,展现出汉语语言艺术迷人的魅力。或许翻译家正是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到了残雪独特的创造力;而西方若要理解中国崛起的现象,也需要从中国文学的精神世界中寻找线索。残雪的小说对中国人精神活力的表达,亦是较为少见的。这一切,或许正是残雪小说英译本深受关注的原因。

在《探索肉体和灵魂的文学》一文中,残雪将自己的小说称为“哲学实验小说”并提出:“读这种小说要破除思维的常规定势,用读者自己的生活体验去反复地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那种哲学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沟通。”《新世纪爱情故事》可以说正是一部等待读者参与“共创”的新实验作品。作为讲述小城普通生活的长篇小说,残雪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开掘出普通人群极其丰富生动的精神世界,书写小人物对自我存在与自由的天然渴望,他们在自我成长中艰难却执着的实践,以及彼此间精神触角的交会,这些使得这部小说成为展示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的“新世纪爱情故事”。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 ■重点推荐

表现生活的“横切面”,曾被认为是短篇小说的独特文体特征与主要叙事功能。万雁的短篇小说《黑色足球》在描述杯水风波的日常叙事中,寄予了她对世界、社会和个人的理解与同情,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叙事手法,营造出引人入胜的艺术胜境。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单亲妈妈白梅全心照顾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晓宇,晓宇意外被足球击中下体。小说将中年女性白梅患得患失的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事出突然,她已无暇顾及身患肝硬化腹水的父亲,在与校方的交涉中忍让至极,后又突然在学工处办公室爆发。肇事者无法找到,校方承诺积极配合治疗,医药保险作出赔付,日子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去。好在晓宇身体恢复不错,顺利地参加了高考。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足球从此成为白梅的“心病”,长夜里噩梦不断。梦到的黑色足球,正可以视为某种不确定的外来伤害,单亲妈妈显然无法防备也无法抵御。直到晓宇上大学后才对白梅讲出真相,他其实早就知道肇事者是谁。心结一旦打开,黑色足球的梦想便不复存在。雨果说过:“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善良,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善良的晓宇让妈妈深感欣慰和骄傲。

《黑色足球》聚焦中年离异女性的心态转变,新一代青年以善良化解矛盾,此种“后喻”式成长足以打开白梅封闭的内心,与曾经对抗、疏远的世界握手言和,从此走向开阔的天地。

近年来,创作界涌现出一批书写温暖、歌颂善良的小说,如叶梅的《五月飞蛾》、吴苏的《麦芽糖》、王跃文的《漫水》、韩永明的《望烟》等,呈现出新的叙事样貌,体现出回归道德传统的美学转向。善良的力量并不表现为外向的征服,而是植根于内心的生长。直面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是现代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万雁的系列小说对此作出了她的时代化解答。

表面来看,万雁小说的主题多集中在恋爱、婚姻、家庭、教育等层面,显得视野不够开阔,但作家聚焦于社会的最小单元,以此为纽带投射出整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冰化了是什么》中的艾春天最后打开心结,原谅了前夫殷劲贤,“冰化了”就是春天,原谅他人其实也是放过自己,富含人生哲理;《风流云散》中的艾芳香独自资助孤儿考上大学,叙事背景却是机构改革、家庭形态转变的时代洪流;《锦缎布缎不断》讴歌云晓月在男友田浩阳车祸后的不离不弃,融入城乡文化观念从冲突到和解的主题;《全家福》描写大姑被区别对待的“小故事”,寄托作者对“大爱”的呼吁。万雁在她熟悉的生活领域撷取几片浪花,立志书写出大海的风涛,其塑造典型、描摹世情的方法,不难见出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又体现出作家个性化的创造力。

万雁小说极具可读性,故事、细节、环境、人物、结构处理均较适宜,体现出一位成熟作家艺术把控能力的游刃有余。小说的叙述贴近都市生活,不避俗俚,时尚意味十足,语言轻俏华丽、风趣幽默。

□刘保昌  
万雁小说论



《两地分居》,万雁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

从《双生花》到《布局》,万雁小说兼取众流的艺术手法,不难想见尚有较大的成长空间,无法预设其生长的可能性。鲁迅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一文中认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这段话揭示了文学创作中表现“洁白”与再现“罪恶”、书写“温暖”与揭示“寒凉”的辩证法。作家的创造雄心和大胆挑战皆可从中体现,直面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俯首苍茫大地,探寻风尘仆仆的俗生活深层逻辑,仍是作家艺术修炼的不二法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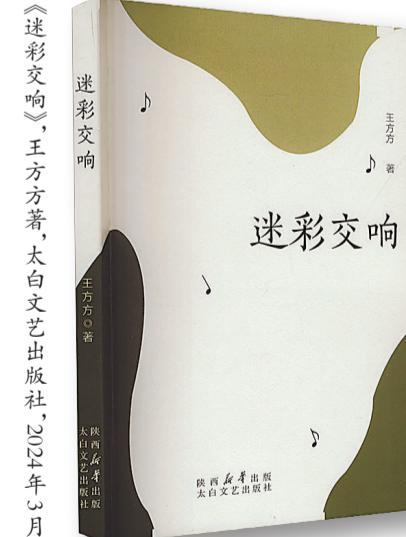
善的力量与美的呈现是万雁小说创作成功的关键,凭此“道”与“器”的两翼,扶摇直上九万里,她的小说创作必将跃升至新的境界。

(作者系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显影时代精神的军旅经验

——读王方方的诗集《迷彩交响》

□冷 霜



友之间凝结起来的感情,是他诗歌抒情性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背后存在着一个“集体”的背景,这让王方方的诗具有不同一般的抒情质地。

在王方方的诗里,我看到多方面的写作自觉。用一个军事化的用语说,这本诗集里的诗是“训练有素”的,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诗人写的诗。首先,诗人有意识地将军事生活的各方面经验作为抒情的对象,像是做一种分解动作一样,把它们作为一系列诗作的题材。这也体现在很多诗作的标题上,特别是第二辑和第三辑里,如“抵近侦察”“装甲突击”“构筑掩体”“夜间起降”“快速索降”“编队飞行”等,也包括“点名”“集结”“伞降”“开火”“营救”“袭扰”“警戒”“伏击”“先遣”“爆破”等。这在当代诗歌中很少见。这些经验在军事生活中要通过演训逐渐将它们变为熟悉的技能,但诗人在这类诗中试图把它们最初带来的感觉、意识和身体上的新鲜感与震撼感捕捉并还原出来。其中写得特别生动的是《狙击手只有一次开枪的机会》,这首诗试图处理一种现代诗中很少有的“震惊”体验。

与此同时,也能看出作者很自觉地建立起一个意象表意系统。其中有自然的意象群:沙漠、河流、风、星星、鸟等,也有军旅生活的意象群:阵地、子弹、准星、迷彩服、集合哨、边防线、训练场等。最核心的意象大概可以归纳为:金属、沙粒、水滴这三个迥然有别又形象共通的意象。我印象最深的诗是《家属来队》《炊事班长》,这些诗很好地抓取和剪裁了情感的流动瞬间。期待能读到更多这样既有浓郁的抒情性又有很细致的雕塑感、镂刻感的诗。

从这本诗集来看,诗人善于把自己的观察、体验和情感纳入在10至20行以内的篇幅,在诗行和句法的构造、节奏的处理上也形成了自己稳定的风格,但这些方面也可以做更多变化的尝试,以免变成某种写作上的舒适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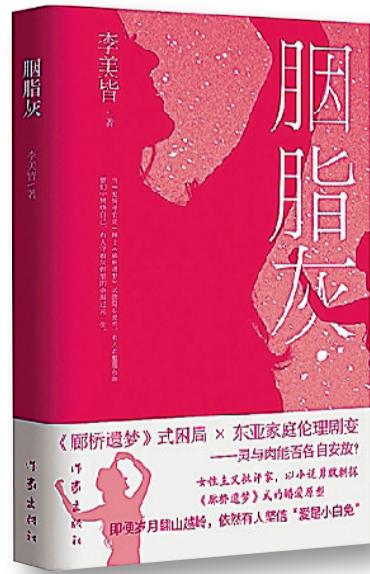
军旅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类型,既要书写和传承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主题,又要直面军队和时代同频共振的深刻变革。如何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寻找平衡,不仅写出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诗作,还能彰显出当代中国的独特经验,成为军旅诗人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溅出满篇的泉水叮咚”

——评李美皆长篇小说《胭脂灰》

□张 伟



36章后,妈妈躺在病床上,她与南宫的恋情断断续续讲述出来,但仍让人云里雾里,一如“我的身世之谜”。直到第50章,还在抖包袱;曲终人散时,读者以为尘埃落定了,作者却不断地制造惊讶和惊喜,如爸爸与桑阿姨的“青梅竹马”。小说结尾搁浅了很多读者的预设,没有一点被浪费的素材。至于小悬念,《胭脂灰》就更多了。如全家人灯笼火把地给双胞胎姐妹过生日,小腼的男友谢君、未来的婆婆桑阿姨都来了,她却玩起了失踪。如果说妈妈的情感之谜是惊涛骇浪,小腼失踪一类则是小浪花小波澜,汨汨然涌流飞溅,溅出满篇的泉水叮咚。

当今读者最缺的是耐性,尤其面对长篇,每每望而生畏。《胭脂灰》有办法揪住读者。梅家两代、母女三人,情感大戏轮番上演,此消彼长,按下葫芦浮起来瓢。母女时代不同、性情各异,却都沦陷于爱情。作者塑造人物性格,努力追求陌生化效果。比如,小腼、小脂虽是双胞胎,性格反差却很大,且姐不像姐、妹不像妹,迥异于人们印象中的姐妹角色。小腼、小脂两个“作女”都有男朋友,在外人眼里是般配、美满和幸福的,然而相处太久不免审美疲劳,于是生出岔子。小腼因迷惑野性与激情爱上了罗力,一个犯罪者;深陷如此不对等的恋爱,小腼执迷不悟,罗力之死终致她精神失常。“我”(小脂)则与网友水手暧昧,对方名字都不知道,就在酒后稀里糊涂地与对方在一起……

关于爱、关于情、关于死,作者的思考与困惑均借人物之口表达出来,观点碰撞激烈,思想密度可观,一番番烧脑后可能会有读者掉队;跟上来的读者则被激活思维,随作者彻头彻尾的灵魂拷问,享受思辨的大餐。《胭脂灰》以深沉的理性观照两性情感,以“理解之同情”探察角

色内心,以心理分析取代道德评判,为人物卸下伦理包袱。小说为妈妈和南宫的精神之恋给予高度褒奖,因为难能,所以可贵。女儿辈则是鸡飞狗跳,狼狈不堪——情节和场面已然说明问题,这是有教益的鲜明创作倾向。

小说腰封上赫然写着:《廊桥遗梦》式困局。个人觉得,李美皆写出了《廊桥遗梦》的东方版。《胭脂灰》里,妈妈与南宫是纯粹的灵魂伴侣,精神之爱别具东方情调,还有选择独身的再紫,好似要穷尽爱情的各种可能。两代人之间有不同波段的感情反差和对比,更不乏对爱情本身的质疑和解构。

作者以悲悯的眼光观照人生。书中两个“坏人”罗力和水手,也没有写得十恶不赦。罗力弥留之际与“我”的对话,表明他是真爱小腼的。小说没有标签式地塑造这个人物,而是以入情人理的心理分析找到其性格与行为的依据,揭橥一个留守儿童、二代农民工的困顿生活和心理,以及走到这一步的必然性。至于水手,也没有违背“同意原则”,强迫“我”做些什么。作者有意淡化道德批评,这样的艺术处理,也是出于对两位女主人公的爱。

《胭脂灰》的语言中充满着机智的表达、抖机灵的俏皮话,文字处处活泼有趣。小说行文中熨帖地夹杂着一些名词术语,如张力、原型、情意结、墨菲定律等,尽显知性之美。“主观的客观表达”“客观的主观表达”,颠来倒去绕口令一样的句子,传递出某种细碎微妙的感觉。书中金句频现、哲理莹莹,都市范与时尚风以及浪漫情调交相弥漫,自有韵致。这无不显示出,《胭脂灰》是一部知识女性写作的优秀爱情小说作品。

(作者系包头师范学院教授)

## ■重点推荐

表现生活的“横切面”,曾被认为是短篇小说的独特文体特征与主要叙事功能。万雁的短篇小说《黑色足球》在描述杯水风波的日常叙事中,寄予了她对世界、社会和个人的理解与同情,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叙事手法,营造出引人入胜的艺术胜境。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单亲妈妈白梅全心照顾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晓宇,晓宇意外被足球击中下体。小说将中年女性白梅患得患失的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事出突然,她已无暇顾及身患肝硬化腹水的父亲,在与校方的交涉中忍让至极,后又突然在学工处办公室爆发。肇事者无法找到,校方承诺积极配合治疗,医药保险作出赔付,日子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去。好在晓宇身体恢复不错,顺利地参加了高考。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足球从此成为白梅的“心病”,长夜里噩梦不断。梦到的黑色足球,正可以视为某种不确定的外来伤害,单亲妈妈显然无法防备也无法抵御。直到晓宇上大学后才对白梅讲出真相,他其实早就知道肇事者是谁。心结一旦打开,黑色足球的梦想便不复存在。雨果说过:“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善良,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善良的晓宇让妈妈深感欣慰和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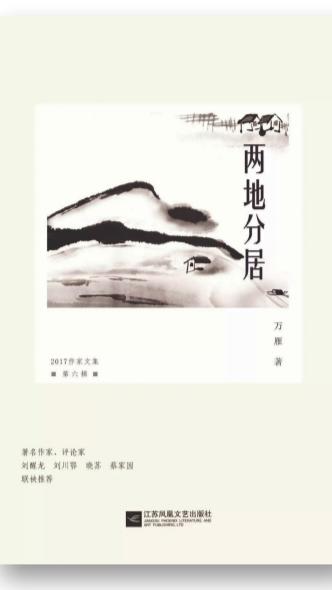
《黑色足球》聚焦中年离异女性的心态转变,新一代青年以善良化解矛盾,此种“后喻”式成长足以打开白梅封闭的内心,与曾经对抗、疏远的世界握手言和,从此走向开阔的天地。

近年来,创作界涌现出一批书写温暖、歌颂善良的小说,如叶梅的《五月飞蛾》、吴苏的《麦芽糖》、王跃文的《漫水》、韩永明的《望烟》等,呈现出新的叙事样貌,体现出回归道德传统的美学转向。善良的力量并不表现为外向的征服,而是植根于内心的生长。直面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是现代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万雁的系列小说对此作出了她的时代化解答。

表面来看,万雁小说的主题多集中在恋爱、婚姻、家庭、教育等层面,显得视野不够开阔,但作家聚焦于社会的最小单元,以此为纽带投射出整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冰化了是什么》中的艾春天最后打开心结,原谅了前夫殷劲贤,“冰化了”就是春天,原谅他人其实也是放过自己,富含人生哲理;《风流云散》中的艾芳香独自资助孤儿考上大学,叙事背景却是机构改革、家庭形态转变的时代洪流;《锦缎布缎不断》中的艾芳香独自资助孤儿考上大学,叙事背景却是机构改革、家庭形态转变的时代洪流;《锦缎布缎不断》中的艾芳香独自资助孤儿考上大学,叙事背景却是机构改革、家庭形态转变的时代洪流;《锦缎布缎不断》中的艾芳香独自资助孤儿考上大学,叙事背景却是机构改革、家庭形态转变的时代洪流;《锦缎布缎不断》中的艾芳香独自资助孤儿考上大学,叙事背景却是机构改革、家庭形态转变的时代洪流;

万雁小说极具可读性,故事、细节、环境、人物、结构处理均较适宜,体现出一位成熟作家艺术把控能力的游刃有余。小说的叙述贴近都市生活,不避俗俚,时尚意味十足,语言轻俏华丽、风趣幽默。

——万雁小说论



《两地分居》,万雁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